

## 一封家書

人生憑闌處

童心

親愛的兒子，每次聽到你輕聲地喚着「乾爹」，我都在想：雖然不是「爸」，但乾爹也是爹。時間過得太快，一轉眼兩年就過去了。還記得第一次見你的時候，也是這樣炎熱的夏天，你和四五個女同學一起參加體育活動，我請你們吃午飯。皮膚白皙的你，話極少，我問你吃飽了沒，你愣愣地看了我一眼，點點頭，又埋頭喝光了飲料，再不理我。

那個暑假，我們一起去了山東、遼寧、上海，那應該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出遊。暑假結束，開學沒多久，我便成了你的乾爹。我是開心又惶恐的：一下子有了一個讀中四的兒子，生怕給不了足夠的愛，又生怕你不接受。還好，話不多的你，漸漸地跟我話多了起來。我們又一起出行了很多次，吉林、內蒙古、陝西、甘肅、北京……我看到你一天天的樂觀開朗、朋友多了起來，也看到你身上優秀領袖生的組織能力。我時常會傻傻地想着，你哪一點是像我的，哪一點是不像我的——其實，這個問題實在是沒道理的。

我們也會吵架的。你會因為其他的學生跟我關係親密而不開心，甚至擔心我不在意你；我會因為你每次分開之後到家不報平安而生你的氣。不過，傻孩子，我怎麼可能不在意你，學生有許多，乾兒子只有你。

今年的父親節，你破天荒地說跟我過節，你在卡片上寫了好多話給我，看得我眼睛濕了又乾、乾了又濕，每次覺得你不懂事的時候，就會打開看看。你說這兩年，我的言傳身教對你的性格、思考、對待生活的方式有了很深的影響。這一點，我很欣慰。如果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師者，能夠用這樣的方式潛移默化地給你一些有益的影響，善莫大焉。

中六在即，加油讀書。爸爸一直都在你身邊。

窗常開

潘明珠

7月份，香港文化盛事書展，我和金英姐幾天都在現場，因我們於香港文學館舉辦新書分享會，非常熱鬧圓滿，所以不想錯過其他文友的精彩活動。

我們尤其難忘星期五晚在中環鑛記酒家的「香港書展名作家交流晚宴」，作家文友邊吃美食邊輕鬆交流，主辦方貿發局很有心思設宴招待來自海內外各地作家吃特色菜餚，令人印象深刻，吃過回味。

今年選址鑛記，或因這兒粵菜歷史悠久，而且出入皆文化名人，名作家如蔡瀾、金庸都曾是座上常客！這晚坐在我身旁的是西裝骨骨的紳士，不說你不知，他是蔡瀾的助理，本身也寫作，筆名楊翱，今年出版了新書《我在蔡瀾身邊的日子》。蔡瀾曾為他《過有鬆弛感的人生》一書寫序，他客氣贈我這本書，我翻看着就很喜歡了，現今世代生活壓力大，想保持好狀態？看此書就感覺有趣開心，不必太用力緊迫去過日子。

哇，好菜上枱了，前菜是皮蛋酸薑，接着來炭燒燒鵝，楊君憶起他和蔡瀾來此午餐，因忙碌就外賣一盒燒鵝飯到辦公室吃，也很滋味。

說着「松茸燉鮑魚」上桌了，湯清甜鮑魚有嚼口，太讚了！

我好奇地問楊君，怎成為蔡瀾助理？原來這純是機緣巧合！楊君原本是蔡瀾

微博的讀者，他每次閱讀都在微博留言及寫些評析，蔡瀾覺得他的留言文字很有趣，就開始關注他，之後更邀請他到身邊工作，助自己整理文章，和內地出版社溝通出書等。特別是當蔡瀾去內地出差時，楊君可以陪同方便安排行程和應酬，這是一腳踢的工作。

哇，有點似金英，她於何文田公開大學前後教學20年，很早已經讀莫言小說，成為他的「鐵粉」，也是因莫言到公開大學演講時，金英課餘義務招待接風，機緣巧合遇上莫言而面對面，結上文緣。上個月更去高密莫言家鄉，和我聯袂參與多項特色文化旅行。公餘時百忙中楊翱把生活日常寫下，他謙虛說自己也仿效蔡瀾文筆風格，盼望寫出有趣短文給受眾欣賞。

我回應他做到了，他也頗有蔡瀾文章風格，我相信耳濡目染下，他對生活有觀察能信手拈來成題材，故此其文反映人生美好風景，令我欣賞，新文友結緣今晚夜，互勉！

●楊翱的著作。作者供圖



## 不願爭季軍？

琴台客聚

潘國森

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足球賽圓滿結束，西班牙梅開二度，再將大力神金盃帶回馬德里。

這屆決賽是其中一次爭標雙方表現差距最大的賽事之一，上一回是1990年西德同樣以一球小勝奪標，兩次的敗方都是有頂級球王領軍的阿根廷。30多年前是馬勒當拿，今年是美斯。觀乎阿根廷的闯入世界盃歷史往績，是以踢法粗野見稱，1990年開了決賽有球員領紅牌被罰離場的先河，還「好事成雙」，最終人數是九對十一。今屆又重複了以少對多的醜事。

這回國際足協明顯向政治壓力低頭，足球賽常規的上下半場各佔45分鐘被美國強行的「飲水時間」，將賽事改成四段進行，影響了比賽原有的節奏。還發生了美國總統施壓而讓美國一主力球員在領紅牌之後，免過下一場賽事停賽的常規處罰。再有一場決賽的半場休息超時，加插與足球全無關係的表演項目。希望2030年世界盃百周年能夠撥亂反正。

英格蘭教練因為戰術失誤而敗

給阿根廷，成為未能進決賽的首席罪人，他還放狠話說沒有人願意踢季軍爭奪戰云云，更加犯了眾怒。原本只是在英格蘭球壇被千夫所指，這樣還惹毛了其他所有實力在二三線的隊伍。你們「強隊」瞧不起季軍，「弱隊」卻視之為榮譽。

最先公開認為世界盃季軍戰沒有意義的，是法國的悲劇型球王柏天尼，他在1982年和1986年連續兩屆被路明尼加領軍的西德在四強殺敗，結果西德連續兩屆都只得亞軍。有柏粉哀嘆，可惜1983年、1984年、1985年這3年都沒有世界盃，否則法國每年都可奪標云云。

柏天尼無緣爭標，失望到無心參加季軍爭奪戰，不過他的同胞卻靠季軍賽多多進球。1958年季軍戰法國大勝西德六比三，方亭（Just Fontaine）獨取4球，以一屆13球打破1954年匈牙利哥錫斯（Kocsis）11球的紀錄。今屆法國的麥巴比在季軍戰也斬獲兩球，以一屆10球平了西德梅拿在1970年的紀錄，並列第三。

於是球迷又發覺季軍戰仍有好處，雖然爭標無望，卻可以成就最佳射手的成績。

## 藝術家駐留香港創作

現在到小屋七彩繽紛的馬灣1868，可以欣賞到5位捷克藝術家和6位香港藝術家的特色創作，他們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西九藝術家駐留先導計劃」首批駐留藝術家。名為「溯流生息」的展覽，展示了他們在香港的40件全新創作成果，至8月2日免費開放給公眾欣賞。

「西九藝術家駐留先導計劃」很有意義，目的是促進本地及國際藝術家之間的交流、協作與創意探索，加強國際藝術家及策展人與香港蓬勃的藝術社群之間的聯繫。首期由西九文化區學院夥拍捷克共和國The Chemistry Gallery、香港藝術味唱共同籌劃，並獲得捷克共和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支持。5位捷克藝術家來港，會合6位香港藝術家，在馬灣1868進行了為期十星期的駐留創作。其間捷克藝術家在香港生活與工作，並與本地藝術家交流互動，開展跨文化合作與創作探索。

我很羨慕參加的藝術家，覺得這活動很有意義。藝術創作就是需要經過親身感受、一起生活、培養感情、產生共鳴、互有觸感，以至成為藝術家的感情和視覺，才能創作出有視和力、反映藝術家意念的作品。就如捷克藝術家

Patrik Krissák的《快樂谷》，畫名來自賽馬日，他看到香港高樓，感覺到串連連的玻璃珠，於是他將透明珠在畫布上與顏料混合，造成海水泡沫冲刷海岸的效果，如豐富的海洋生態，以此呼籲海床保育，把香港的特色串連而成的創作很有意思；而香港藝術家劉浩輝的作品《海謠》，是受馬灣海域的每日節奏所感動，以扭曲的霓虹燈去呼應潮汐的漲落，不規則的氣泡如同凝固的海沫……每件作品都述說着一份與香港的情懷。

今次參與計劃的藝術家有不同背景，涵蓋資深、中生代及新晉年輕創作者，活躍於繪畫、素描、雕塑、當代水墨、霓虹燈、珠寶及多媒體藝術等創作領域，讓作品的展出類別多樣化。



●「西九藝術家駐留先導計劃」中捷克藝術家的創作《快樂谷》。作者供圖

## 諸神謝幕時，青春正散場

2026年7月20日，美加墨世界盃的決賽終場哨聲在紐約新澤西大都會球場的夜空中吹響，19歲的耶馬在擁抱了39歲的美斯後，於滿天碎金彩帶下高高捧起大力神盃。而美斯，那個在過去20年間像神一般存在的球王，仰着頭久久凝視着滿看台為他鼓掌的粉絲，熱淚長流。這很可能是他世界盃的最後一舞，而幾天之前，同樣的场景也出現在34歲的尼馬、40歲的「魔笛」莫迪歷，以及41歲的C朗等一眾名將身上。諸神謝幕，青春散場，一個時代就這麼過去了。

足球詩人、央視名嘴賀煒看着美斯，哽咽着說：「該怎麼告別呢？」他說的是美斯，也是太多人自己的青春。那既是「美朗爭鋒」的年代，也是少年在風裏唱歌的白衣飄飄的年代。美斯和C朗落淚時，無數三四十歲的「老男人」也跟着哭成狗，他們說，想起C朗踩單車過人，就會想起在課下偷看體育報紙的那個少年；想起美斯連過5人破門，就會想起在宿舍裏喝着啤酒、大聲吶喊的宿舍損友們；想起莫迪歷在每一個加時賽裏狂奔，就會想起了夢想曾傾盡全力的自己。

這也許正是世界盃的另一層魔力，不僅用90分鐘度丈量比賽，更用4年一次丈量人生。它是足壇盛會，更是每個人關於青春、時光與告別的私人編年史。

而美斯的「最後一舞」，就像是一把刀，刺破了歲月的濾鏡，將殘酷的現實擺在中年人面前——當他們的時代終結，意味着我們記憶裏那個純粹、狂熱、充滿無限可能的青年時代，也終於

被蓋上了戳，歸檔入冊。我們的哽咽我們的眼淚，是為C朗的執着、美斯的遺憾、「魔笛」的努力、尼馬的不甘，但歸根結底，是為那個再也回不去的自己。

時間的法則，從來不會為任何人改寫。當老將們帶着滿身傷痕與遺憾離場時，「00後」的新一代已經同步崛起。19歲的耶馬，身價已超4億美元登頂世界盃榜首，並成為足壇首位在20歲前就包攬歐國盃和世界盃的球員；23歲的比寧威，已被外界看作未來英格蘭隊長人選；當然還有現象級頂流夏蘭特，不僅火出圈，更帶領挪威隊創下歷史最佳戰績。據統計，本屆世界盃，「00後」球員多達四成，且大量從替補晉升為核心隊員。屏幕上，耶馬在肆意奔跑，夏蘭特如野獸般咆哮，比寧威張開雙臂迎接全場歡呼，那是新王降臨的姿態，那是在向世界宣告：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

看着他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敢，那不計後果的衝動，那眼中只有前方而沒有退路的熾熱，是如此熟悉，就像是20年前那個同樣19歲初出茅廬的C朗，那個在巴塞驚艷亮相的美斯。綠茵場上的激情從未斷過，只是換了一茬又一茬同樣年輕、同樣閃耀的面孔。它就像一台時間機器，殘酷記錄着英雄遲暮，也源源不斷地孕育着新的希望。足球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動人一種運動，可能正是因為它完美地隱喻了人生：沒有永不落幕的盛宴，沒有不會老去的傳奇；但只要皮球還在滾動，只要那片綠茵還在，熱血就永遠不會冷卻，希望就永遠在前方。

致敬巨星，也祝福少年。明日升起，將是嶄新的太陽。

## 從墨子智慧看AI治理

7月17日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上發表主旨講話，強調「善用AI技術增進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並明確提出了全球AI治理的核心理念「以人為本、向上向善」。

AI治理是我近年反覆思考並在專欄探討的命題，已刊出多篇關於從「人文智能」視角、從道家視角AI治理的文章，今期從「墨學」視角來寫。

7月20日香港書展，中國墨子學會副會長兼青年研究會會長廖理純教授攜新書《墨論新解》做了一場新書推介會。我和廖教授結緣多年，我帶着一把紅扇聽完他的分享，對墨學在AI時代的價值，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先糾正一個常見誤區：很多人以為墨學是「草根」。廖教授特別指出這是對墨學的嚴重誤讀。墨子是叱吒風雲的人物，可會晤各國國君，墨學是完整的治國學問體系。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傳世《墨子》注本均為儒家視角，無法完整呈現墨家原生義理。《墨論新解》的出版正是針對這一偏差，做了一次正本清源。

為什麼會啟發我從墨學看AI治理？因為廖教授總結，墨學核心精髓可以概括為12個字「講團結、重奉獻、明生死、本道德」。

這12個字，可以為AI治理提供精神資源。而墨子思想在AI時代的啟示，恰好對應當前最緊迫的治理難題：以「兼愛」立倫理、以「尚

賢」定人才、以「節用」控成本、以「非攻」守安全、以「墨辯」強邏輯、以「利民」為終極目的。

這6條，構成一套「倫理—人才—成本—安全—方法—價值」的完整治理框架。核心正是：技術向善、公平普惠、可持續、可監管、以人為本。

廖教授在分享中講到「兼愛」。墨家講「兼相愛，交相利」「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兼愛是幫扶所有不相識的有困難的人，他將其對應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我認為兼愛對AI治理的啟發是：AI應該是無差別地面向所有人的公共產品，避免讓技術成為被少數人壟斷的工具。

廖教授在分享中講到「尚賢」。墨家講「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打破出身、學歷、門第，唯才是舉。尚賢用人，德才並舉，以德為主。他指出尚賢是墨學的第一核心要義。

我認為尚賢對AI治理的啟發是：對於人才選拔，不唯學歷、不唯背景，重視實際能力與倫理素養；對於算法治理，決策透明、可解釋，防止「黑箱算法」導致權力固化。

廖教授在分享中講到「節用」「非樂」。墨家講「去無用之費」「利民為本」，反對奢侈、浪費、過度消耗資源。

我認為節用對AI治理的啟發是：AI發展不應浪費資源，而應走可持續的綠

色路徑，算力與能耗、拒絕「炫技式無用功能」、反對無節制採集與濫用隱私。

廖教授在分享中講到「非攻」。墨家講「反對不義之戰」「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核心準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認為非攻對AI治理的啟發是：AI不應該成為戰略武器，而應守住人類安全的底線，禁止軍事化AI、防範技術霸權、對AI的風險防控。

「講團結、重奉獻、明生死、本道德」。講團結，全球AI治理需要各國協作；重奉獻，AI技術應該惠及全人類；明生死，正確看待AI帶來的社會變革；本道德，AI發展必須以人為本、以道德為根基。

我認為，中國為全球AI治理貢獻的「中國方案」，不應該只有儒家和道家，還應該有墨家。近期我在專欄中持續探索的，就是為中國AI治理找到更多更深厚的文化根脈。

期待墨學智慧能夠在AI時代煥發新的生命力，也期待更多有識之士加入這場傳統文化的「新解」之旅。共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作者（持紅扇者）與廖教授（紅扇前面第一排戴眼鏡者）等人在活動上大合照。作者供圖

## 福道

信而有征

劉征

一到夏天，人就會進入鬱鬱蔥蔥的色彩，很舒服。就好像你一下子回到了小時候，在街邊去買一根老冰棒。然後，又在晚風當中牽着奶奶的手。後面拉長了兩條窄窄的影子，有一條短一點，一跳一跳的。原來，夏天才是最適合懷舊的季節。不是那種老氣橫秋式的懷舊，是回憶一種明媚的、有陽光味道的快樂。你會發現，原來過去一直都暖洋洋的。

這時候，我就想起了福州。那也是一個鬱鬱蔥蔥的、夏天的城市。就在去年5月份，我第一次去福州。有一天，我去到那裏新建的一個景點，叫做福道。就是在一座山上，環繞着一條山道。不過，不是像別的山道那樣，在山上穿鑿出一條道路，而是沿着山邊，架起一條緩緩的靠山橋。一直走，就一直貼着山，你不會覺得很累的。那個福道好緩哦，那個山也不高。可福道很長，可以走很久。白天的時候，福道上人不多，一到傍晚太陽落山的當兒，就陸續來了一些人，他們會一直走到晚上，等着在山頂

看璀璨的福州夜景。其中有一側風景特別好，可以看到許多明亮的高樓。你會忽然有種置身於繁華之外的滄桑感，就好像你已經經世事。那些繁華就在你眼前，可又着實有點遠了，就好像夜遊太平山給人的感覺，有種在寧靜處欣賞繁華的心情。

它跟攀登名山大川的體驗是不同的，少了一份遼闊，多了一份看客的心理。所謂看客都是自己本身就已經經經世事，然後，從遠處去看別人的生活。這感覺，有點類似於你看完一部電視劇之後，再跟着白髮蒼蒼的主角回憶他的一生，那過去是確實已經發生過的，可青春的激盪依然還殘存着一縷幽魂，難道你不會因而生出惆悵來嗎？登上福道的頂部，就是這個感覺。這時候，就不得不說一下江邊觀景了。當下的很多多類，會沿着大江兩岸製造出許多燈帶，類似於維多利亞港和外灘，或者杭州的城市陽台。抑或是武漢的江灘，都留出一線之地，供人去看都市的繁華。那是一種亂花漸欲迷人眼似的迷夢，讓你有種身處繁華的錯覺。舉頭四望，到處都亮晶晶的好看。在山上去看都

市的繁華，因為有段距離，便留出了一些空白，惆悵似乎就填在這些空隙處。

那天，在攀登的時候，我就有些想笑了。我想，福州人是有生活情趣的，他們在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山包上架起一座飛橋，這樣環繞上行，讓你既過了登山的癮頭，又不至於很累。就好像你僅僅是出門散了個步，給人一種「葉公好龍」式的輕鬆。

老實說，我向來是不大喜歡登山。的。倒不是說去了以後感受不好，恰恰相反，一旦我進了山，心情也會瞬間好起來，頭腦也清醒了。但是沒有去的時候，我並不會生出主動進山的動力。總覺得遠遠地跑去一座大山，似乎就算是一種行動了，而真正的自然是不行動的。或者說，生活本身平平常常的流轉，才是最自然的事。不過，大自然畢竟是好的。於是，福州造了一條福道，就在城市的邊緣，很輕鬆的，就好像一種日常那樣的舒舒服服，淺嘗輒止。等從這座山上下來，你也沒有又回到人世間的落差感。這感覺如此鄰家，讓自然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讓生活成了怡然自得的生活，永遠離不開。